

藝 文 叢 刊

讀 畫 錄

[清]周亮工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藝 文 叢 刊

讀 畫 錄

〔清〕周亮工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藝文叢刊. 第四輯 / (宋) 米芾等著 ; 況正兵等點校.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8. 1

(藝文叢刊)

ISBN 978-7-5340-6222-3

I. ①藝… II. ①米… ②況… III. ①古籍—中國—叢刊 IV. ①Z121. 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3082號

點校說明

《讀畫錄》四卷，是周亮工（一六一二—一六七二）生前爲明末清初畫家所作小傳，因爲雜於亂紙破硯中，得以逃過周氏晚年焚書一劫。《讀畫錄》爲一未完稿，全書之末附畫人姓氏，僅列姓名字號，而無小傳。書中所載多爲周氏親身見聞，對研究明末清初畫壇尤其是金陵畫壇意義重大。

《讀畫錄》在周亮工生前並沒有刊刻，到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由其子周在浚等刊刻印行，名曰清康熙十二年周氏烟雲過眼堂刻本，此本爲各本祖本（簡稱康熙本）。康熙本筆者核對了四部印本，包括《周亮工全集》影印本（底本爲復旦藏本）、上圖綫善七七八一三五——三六、上圖綫善四二九七八六——八七、國圖一五五九八，沒有發現修改替換條目情況。

《讀畫錄》另有清乾隆六年（一七四一）魚傳元鈔本、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撤出本（簡稱四庫撤出本）、清嘉慶四至十六年（一七九九——一八一一）桐川顧氏刻《讀畫

齊叢書》本（辛集，簡稱讀畫齋本）、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刻《海山仙館叢書》本（簡稱海山仙館本）、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神州國光社鉛印《風雨樓叢書》本（簡稱風雨樓本）。

據核對，魚傳元本直接鈔自康熙本。其他各本的校勘結果如下：

條目	版本	康熙本	四庫撤出本	讀畫齋本	海山仙館本	風雨樓本
卷一葉三下 李君實條	溪山入夢圖卷倣 大癡 <small>(二)</small>	虞山云：精舍輕 舟，晴窗淨几…… 虞山笑曰：吾却有 二快……	癡	擬	癡	癡
卷一葉六下 李長蘅條	虞山。虞山 (但被圈出)	子柔。子柔	擬	海山仙館本	風雨樓本	風雨樓本
		子柔。子柔	癡			
		子柔。子柔				

條目	版本	康熙本	四庫撤出本	讀畫齋本	海山仙館本	風雨樓本
卷一葉十九 下鄉白衣	卷一葉十九 下鄉白衣	末七字，虞山先生題畫句也。虞山晚年號東磽遺老。	虞山。虞山晚年號東磽遺老（但被圈出）	「末」至「老」，作「其爲時被剝版」	「末」至「老」作「其爲時流傾倒如如此」	「末」至「老」作「其爲時流傾倒如如此」
卷二葉三下 程蒙陽	孟陽《浪淘集》、《松圓閣詩》極爲錢虞山推重……虞山題：孟陽最矜重	錢虞山。 董文敏。	董文敏。 董文敏。	董文敏。 董文敏。	董文敏。 董文敏。	董文敏。
						續表

目前《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影印的四庫撤出本爲故宮博物院藏本，據校勘結果，知此部撤出本只是將違礙處圈出，尚未用其他內容替換。後出的讀畫齋本、海山仙館本、風雨樓本已經改易了康熙本原本文字，非原書面貌。

本次點校以《周亮工全集》影印康熙十二年刻本爲底本，并且核對復旦本原書。

本次點校也曾參考過周飛強、王素柳校注本《讀畫錄》^[二]，特為說明。但周、王校注本所用底本非康熙本，而是輾轉據海山仙館本系統而來，文字已經改易，且有脫漏錯訛^[三]。

注釋

〔一〕畫線部分為涉及異文，其他各本出校僅出畫線部分。

〔二〕周亮工著，周飛強、王素柳校注《讀畫錄》，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三〕對周、王校注本的評價，見陳聖宇《開創之功與美中不足的遺憾——評周飛強、王素柳點校的〈讀畫錄〉》，《古典文學學術論叢》第四輯，黃山書社，二〇一四年版，頁三三九至三四三。

目 錄

唐夢賈序	一
毛甡序	三
張遺序	三
周在浚序	四
讀畫錄卷之一	七
李君實	九
董文敏	一
吳梅村	二
葛震父	二
趙文度	二
李長蘅	一

姜周臣	一
陳旻昭	一
魏考叔	一
魏和叔	一
鄒滿字	七
鄒方魯	七
朱翰之	八
朱知鯤	七
陳章侯	八
惲道生	七
邵僧彌	七
一	一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八	八
七	七
七	七
六	六
五	五
四	四

讀畫錄

二

讀畫錄卷之二

鄒衣白	二三
祁止祥	二四
翁壽如	二六
姚簡叔	二六
程孟陽	二八
胡長白	二八
胡元潤	三〇
程正揆	三一
釋無可	三一
石谿和尚	三三
釋漸江	三四
周靜香	三四
王石谷	三五

讀畫錄卷之三

方邵村	三七
王子京	三九
姜綺季	三九
龔半千	三九
黃濟叔	四一
張爾唯	四二
許有介	四三
張大風	四五
程穆倩	四五
張稚恭	四五
楊龍友	四七
楊無補	四七
趙雪江	四九

宗開先	五一	許子韶	六〇
沈朗倩	五二	方爾張	凌又蕙	六〇
謝仲美	五二	姚若翼	六一
吳遠度	五三	葉君山	六二
高蔚生	五四	沈蓮夫	六二
高雨吉	五四	朱近修	六三
樊會公	五五	陳原舒	六三
張損之	五六	和子長	六四
胡石公	五六	江遙止	六四
葉榮木	五七	郭去問	六四
讀畫錄卷之四					
馮幼將	五八	郭無彊	六六
楊玄草	五九	盛伯含	六六
李雲谷	五九	盛林玉	六七

吳子遠	六八	蘇澤民	七二
馬瑤草	七〇	章言在	七三
劉酒	七一	附畫人姓氏	七四
王子杓	七二	附錄	七七

唐夢賛序

侍郎周櫟園先生捐賓客已十有七年，嗣君燕客以濟南郡丞來攝篆淄川。淄川故僻壤，既柂車，蠲稅息訟，課士讀法，一切病民之事皆報罷，而間督治一二遊閒不事事者，民氣大和。乃出先生所手著，如《讀畫錄》諸書，將壽之梓以行世。余於溪村銷夏之餘，得受而瀏覽焉。既卒業，掩卷而嘆曰：「有是哉！」先生之好士也。古今好士者，推孟嘗、平原、信陵諸貴公子，蔑以尚已。若張釋之、鄭莊，又其後也。迹其一言之諾，動至刎頸以報。雖諸貴公子之好義有以激之哉，亦其人固足多耳。然千人數千人中其所傳者纔二二人，即此一二人者，大率鼓刀賣漿，隱市門崩縗落魄者，非所謂珠履帶劍，翩翩稱上客者也。獨怪此數人以外，其千人數千人者，類皆朝夕飲食貴公子所，姑無論作繪，即鬥雞走狗、投壺蹴鞠，有此一二事亦可傳，而亦未嘗有也。借云未及傳之，則區區雞鳴狗盜者而亦傳矣。當時之所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者，其末果何如耶？微獨其可傳者也，即此千人數千人，其姓氏亦不知誰何，而

安望其他？間有知其姓氏，如博徒毛公、賣漿薛公，業知其爲毛公、薛公矣。若毛公、薛公何名，世亦安得而知之耶？今櫟園先生所錄，不徒以繪事著，大率皆急人之急，義不苟爲然諾者。匪是，客即達官長者，不得從先生遊。先生不獨詳其姓字與其解衣盤礴、躊躇滿志、一技之得意者，且并其杜戶嘯歌影語時，而皆傳之。虞翻所云「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者，抑亦可以不恨矣乎？而況生則揄揚之，死則經紀其後事者比比也。而且梓其詩文逸事以示後世如先生者，視戰國諸貴公子以彈鋏有無、執轡久暫爲恭謹者何如耶？且諸公子雖好客，非龍門子長爲之傳，雖公子亦未必傳，而况其客？即傳矣，龍門子長之傳之，豈諸貴公子之傳之耶？今先生之好士，殆合龍門與孟嘗、平原、信陵爲一人。甚矣哉，先生之好士也獨是。先生既往，余有顧陸之友錫山呂芳生、蘇臺顧荇文、梓嵒王子遜者，遂不得先生之文以傳，是爲恨耳。記先生觀察青州時，以事臨淄川，余與司寇高念東先生觴先生於翟義圖副使第中，先生從念東先生簷上見余所作一詩，急誦急顧余，一若識余之晚者。歸青州，語其嗣君，謂於淄識某，迨十餘年所，嗣君燕客郡丞札中爲余言之。茲披讀斯錄，猶如奉卮酒、承色笑時也，而歲月荏苒，已復二十餘年矣。淄川豹嵒唐夢賚拜題。

毛甡序

予過龍江見先生，時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亡，凡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略惟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家之寫生。然今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廬一輩，復相繼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據所爲文，付之樵蘇，既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先生集，而傳稍闕略，且有虛列其名者。予再過龍江，晤雪客於遙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記以數言。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禽魚蟲獸，悉冥頑無識。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磅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筆端而形於腕下，何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既已徵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生之噓枯吹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西河毛甡拜手謹題。

張遺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并始乎？在昔結繩既久，河洛孕靈，開萬古文字之祖，即開萬古圖象之先。故六書之義，首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以山水爲畫，則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綱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故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以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肖，興盡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己稻梁之謀也。惟品高故寄托自遠，學富故揮灑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耑藝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祇擅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

文》《爾雅》《方言》《釋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免墮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師授，展轉模仿，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藉提携，纔離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涴；筆墨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在冠蓋之中。或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於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櫟園先生飛帆學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不脛而走。至於繪事，尤多賞心。予嘗見先生所裒唐宋諸家手迹，神奇變化，觸目怡神，信雲術之靈函，重韁之瓊秘也。下逮時賢，咸加徵集，凡海內之士，有以一竹一木、一丘一壑見長者，無不曲示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竹一木、一丘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拔萃選尤，裝潢成冊，一時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先生于役淮陽，舟中多暇，乃取前冊，信手繙閱，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記相交之因緣，或敘作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繁或簡。不獨山水之神情，躍躍欲現，即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寸楮尺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舟既達，酬應遂棼，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分於赤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謂即先生已成之書也。蓋

先生意中所欲言，筆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人擬議外者。禪家參悟，不死言下；畫家筆墨，不墮蹊徑。高人會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繖山張遺瑤星拜撰。